

KALDI



恺蒂

专栏作家

Columnist

英伦新居民

从机场坐出租车进入伊斯坦布尔城区，大约是晚上六点半。正逢上伊斯兰教的宰牲节和土耳其民主及国家团结日，这周都是假期。街上人流熙熙攘攘，车窗挡不住城市的喧闹声。依着山坡建筑的房子，一栋高过一栋。车子绕着弯路曲折往上，不是盘山公路，而是盘楼公路。到了谷歌地图所指的附近，司机就把我们撂在街角，只能根据照片试图辨认我们换家的那栋楼。

这是三条小街的汇合处，三四层或五六层高的楼房挤挤挨挨地排列着，每栋都不一样。路口还有一道直上直下的阶梯，颇为陡峭，应该是步行者的捷径。阶梯口有许多猫，

大大小小十几只，舔食着喂猫者在塑料盘里留下的食物。路边的小餐馆中坐满了人，喝着小杯的咖啡或玻璃杯的浓茶，不少也抽着烟，聊天的声音在街上蔓延开来。

这十多年来，我们的许多旅行都是以与别的家庭交换住处成行的，巴黎、阿姆斯特丹、

罗马、巴塞罗那。不仅能节约旅费，更能像当地人一样生活，感受一个城市。早就在换家的网站上看到过这个公寓的照片，但打开房门，还是被眼前景致震惊了一下。居高望远，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欧亚两大洲同时收入眼底。黄昏七点多，天上无云，夏日艳阳已经斜晒，阳光开始柔和。站在阳台上，先和对面半岛老城那些大名鼎鼎的景观打个招呼：托普卡铂宫、圣索菲亚堂、蓝色清真寺、苏莱曼尼耶清真寺。大大小小船只在海面上缓缓驶过，有载满人的游船，也有飘摇的小舟。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阳光越来越柔和，给远近周边无数大大小小的清真寺的拱顶和宣礼塔都披上一层金黄。这金色的余晖渐渐从清真寺的塔顶消尽，天空变成浅蓝和粉红和淡黄，如同水彩的画笔轻轻抹过。远山隐约，唱

这个城市真会说话

祷的呼唤声悠扬传来，看看手表，八点三刻不到，日落之时，正是朗礼时刻。又过了刻许，一轮圆月的明月出现在海峡之上。接着，夜色降临，灯火阑珊，月亮更是皎洁，在海面上洒下一层银光。快到十点半，唱祷声又悠扬传来，临街那家的几家小饭馆依然无比热闹，说笑声，音乐声，此起彼伏，绕过小巷传来。过了午夜，声音还不消停。每到一个新地方，我第一夜总是睡得浅，凌晨三点三刻，唱祷声又伴着明亮的月光传来，街道完全安静了，唱祷声格外清晰与洪亮。

这是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夜。早上起来，儿子说：这个城市真会说话。

伊斯坦布尔，这座我们向往已久的城市。希腊人在公元前建成的拜占庭，罗马帝国迁都于此的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横跨欧亚大陆，连接黑海和地中海，交汇东西方的文化。以后几天，随着宰牲节放假的拥挤的人群，在这座充满了声音的城市里逛

和他一样在上坡下坡的窄街上行走，却没有感觉到他笔下伊斯坦布尔的忧愁。

游打卡。最能体现这个城市的历史的，可能要算那座从教堂变成清真寺变成博物馆又变回到清真寺的索非亚堂——Hagia Sophia，再翻译成圣索菲亚大教堂，已经不合适了。起了个大早排队入堂，虽然人挤人，但那巨大的拱顶，两大宗教的交结，宏伟震撼。当然，更喜欢那些少有游客的清真寺，每经过一个，总是被吸引着，脱下鞋子，裹上头巾，进去看看。圆顶下优雅的线条，厚厚的地毯最适合孩子们在上面翻滚玩耍，挑一个角落坐下，突然发现伊斯坦布尔的一丝安静。

Cihangir，我们换家的邻里，正是作家帕慕克成长居住的地方，他的纯真博物馆就在附近，他眼前的海景也正是我们每日所见，和他一样在上坡下坡的窄街上行走，却没有感觉到他笔下伊斯坦布尔的忧愁。也许要雪日，也许要长住。█